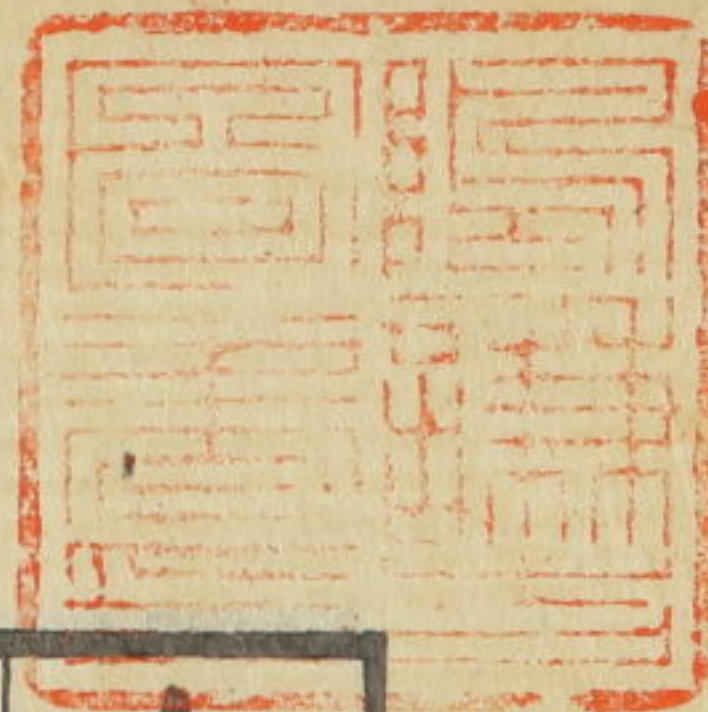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人集上



1 5
門 20
端 133
卷 7



余爲臨川郡從事逾年考
舉粗足。侍御史葉大有忽
劾余罷官。臨汝書院堂長
黃景亮曰。鶴林縱未通金
閨之籍。殆將增玉露之編
乎。余謝不敢當也。還山數

藏書

月丙編遂成ニナシ又トキニ昔宋淳祐壬子廬陵羅大經景綸

人集傳 訖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卷之一

真正英雄

大悲閣記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柙詩

遮莫

花

邁伯玉

三谿詩詞

檳榔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渚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葬

臨終不亂

籠鳥水萍

文章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爲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卷之二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火

斬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藩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大字成犬

卷之三

三益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餅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雨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爲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爲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煩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玉牒

使人見留

四蟲

諸賢氣象

心思

謝肉牒

卷之四

蔡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以德報怨

中興和戎

志士死飢寒

儒釋罪人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杜陵論孔明

龍洲詩聯

圓覺

淳熙盛事

張子房

東西

誠齋夫人

卷之五

讀書

蘓黃遷謫

薦呂臣

張林語

阿附

猫犬

南中岩洞

傳公謀詞

冬狩行

舉事輕捷

周文陸詩

范雲

買青櫃

犬二及

茲湖

楊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嬾婦

陸氏義門

多景樓詩

梅溪二瑞

胡忠簡上書

廣右丁錢

元載

卷之六

光堯福德

文章性理

花卿歌

杜陳詩

騎牛詩

夷齊李鄭

方寸地

繪事

除目損

縷葱絲

士修於家

用兵吉兆

詩不拘韻

尤楊雅詭

韓平原

莽大夫

李杜

交情世態

山居上梁文

聽讒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畢

○真正英雄

廬陵羅大經景綸

朱文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々兢
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麁豪。却一點
使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余觀
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
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

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々履。讒歷變卒。安周
室。孔子恂々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
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外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
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
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閭隣罵坐。無忌憚。無顧
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
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
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

節。開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
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
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大悲閣記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
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

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太繁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下有老僧今日折一臂尚存九百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即

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
皇帝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千
手眼。白玉觀音。爲壽。蓋寓相譏之意。上命迎入。徑
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
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
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
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即吾儒之說推之。人主以
一身立乎巍々之上。以一心運乎茫々之中。不出

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
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爲也。而無所不爲。
自九族睦。百工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
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
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
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

淮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惹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

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々煙柳拂宮牆。宮殿無入春晝長。

○落英

楚詞云。食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

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真為香。以擾為馴。以嫌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無。以落為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也

○高宗眷紫岩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抵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二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父失所恃。上愀然。父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

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
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嗚呼君臣
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
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
殆不然也。

○病栢詩

杜陵病栢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上古
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

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兼金，露殷憂。不
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
當重任。力綿才腐，凜々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
中上水遣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
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
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歎舟人操舟尚有妙手，
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時杜陵少
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

成王切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
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
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
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
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
此病枏種榆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益
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

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
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
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
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
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々如晨星則知其國
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
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
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

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鬢如華鶴已拚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轡々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々，信節，不爲冥々，愔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心，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

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々愔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
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
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隨隨塵土人世事抱無據
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

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窓媚嫵但春到兒家庭戶
幽恨一簾煙月曉愁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
留住此詞淒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
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
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
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宮是也此詞前闕蓋祖
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
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盃

零落酒風雨。餒盡征袍單。側立巖奴面。鐵色楚客
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
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
識事。盡情叫入青風煙。壯士未握邊頭槊。頭如
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嗚
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噉蓋摸擬少陵
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
食。父之亦能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
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
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
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
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
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
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

范旂叟曰子可謂擯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擯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宜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棄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切驕恣廢不用又

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旂以惧敵婁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議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旂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

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者莫不食螻蛄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埭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

隼翔於雲霄月而條鋌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道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監

於美醢以支切七疽ハミ韭ミナ菁ハミ茆ハミ葵ハミ芹ハミ落ハミ筍ハミ六獸ハミ麋ハミ鹿ハミ熊ハミ麋ハミ野豕ハミ兔ハミ養ハミ者ハミ爲ハミ畜ハミ六禽ハミ鴈ハミ鵠ハミ鵠ハミ雉ハミ鳩ハミ鴿ハミ五藥ハミ草ハミ木ハミ蟲ハミ石ハミ穀ハミ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々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二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

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姪每喜令其著碁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寔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々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々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

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靖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歎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

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
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
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
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
地以山川草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
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

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
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
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典當與實歷
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
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
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

公曰。其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似。以爲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無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

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頗。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爲尊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席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

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

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變興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揚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之藥矣。而變興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貽變稔禍。必有出於女龍之外者矣。是不可不

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於編堂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二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心受其飢。一婦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

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是勤可以遠。滌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者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綿袍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聽日食四千。至秦會。

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八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襲

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
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
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
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
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
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
至如歐陽脩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
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

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
墮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
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
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鑪有耳之說始趙
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
於孟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
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城之時則權
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
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
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
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
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
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
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

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
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
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
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
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此則歐公
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
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唯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辨。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採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深牙以爲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爲尊。錦幟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爲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爲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絲耳。犀軸亦一等。藻繪雖同。而太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幟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官掖之嚴。帝姬之親。

大略七等鐫犀爲軸。琬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囊。標首純紅。而繪如琬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主。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述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粉鍔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繫。惟白金耳。侍

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也。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

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予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癢疾痛舉

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
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
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
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櫝之日即出臺
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
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旣畢上章自劾乞
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
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按櫝來處

獨判結數事旣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
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
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
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
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
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幞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
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
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其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盃，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盃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鱗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美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事固以嚴濟，然禮

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盖
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
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
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
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
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々合体故也。如

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
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
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
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
唐人花間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
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
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
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

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々合休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

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大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愈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蒲櫪也人言籍々迄不免責

○勸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朝
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々然驚駭亟走
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徃復視之乃一卒也因
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
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
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
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
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

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
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
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
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
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
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

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矣。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蘓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

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十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斲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

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太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

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逐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佗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

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負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此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

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曲真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知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真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

王音云。張震知無不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接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接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

只得慵眠。王曰。汝曾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

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具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渥。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幻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

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彘。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

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_テ功。觀其_ル一往之後，辭不復_ル，再_タ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床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蕃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原之意，其致責於天主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施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

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
齋亭榭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
陀寺比矣。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
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
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
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其清苦如老頭陀。
乃能攄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
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而
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
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
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
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
也。其功亦不細矣。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
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

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盖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傳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

是李泌皆爲世間做得此三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
溫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
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
曾子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
草弄月吟風望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是

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
切榮辱得喪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
曰君等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
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
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
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
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盃觀影
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

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
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
而忘

○大字成大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
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
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
犬余謂犬之信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

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
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